

(减压指数: 😊😊😊😊😊😊😊😊😊😊)

(减压指数: 😊😊😊😊😊😊😊😊😊😊)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柳树树。

全班同学都记得柳树树第一次来给我们上课的情形。

那天，听说来上课的是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帅哥，所以，大家都把腰板挺得笔直。

除了我的同桌阿呆。

他永远是那副德行，目光呆滞地看着明眸皓齿的柳树树，好像那不是个大帅哥，是一棵老槐树一样。

柳树树站在讲台前，先是低头搁下手里的东西，然

后抬头扫视课堂一眼，忽然露出一个由衷的笑容。

“哇——”

我激动地捣捣前排的兔子：“他好像一个人哦，金在元！”

兔子稍稍偏了一下头，我看到她那咧嘴一笑的样子，似乎听到了她内心的声音：“小花痴咪咪！”

兔子的同桌惜城也回头看看我，他那有点好奇的眼神似乎在问我：“金在元是谁？”

我不理他，只是快活地看着柳树树——他已经转身开始在黑板上写字了。

呵呵……

金在元——柳树树！

我脑海中浮现出《红豆女之恋》，金在元饰演的江承俊每次出场，总是有这样一个迷人的笑容呢……

一转头，看见旁边的阿呆依然是那副茫然的样子。

江承俊，哦，不是，是柳树树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大字——“联想”。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们，依然在笑。

我们大家都沐浴在柳树树幸福的笑容里了。

柳树树给我们讲“联想”。

他说，联想在文学中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什么是联想呢？

联想



说到这里，他想给大家讲讲他在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

他说，一天，文学社恳请中文系权威王教授举办讲座，王教授就“联想”侃侃而谈，底下的听众呢，也听得如痴如醉了。

“联想即由 A 及 B 的思维方式，”王教授说，“比方说，由一斑联想到全豹，由黄叶联想到寒秋，由松柏联想到坚毅……”

台下的大学生们仰望着眉飞色舞的教授，千百双

眼睛一眨不眨。

这时，一片洁白的鸭绒轻飘飘自窗外飞进，落在王教授的胡须上。王教授毫无察觉地继续讲道：

“见到白色的胡须，你们可以联想到日暮，联想到沧桑……”

第二天，校园里悄悄地传播着一个“联想”新闻：

昨天王教授在学术讲座时，口吐鸭毛，一片接着一片……

听到这里，我们哄堂大笑。

柳树树也跟着我们一起笑。

只有阿呆没和我们一起笑得前仰后合，他小声地自言自语：“校长哦……”



我不知道阿呆到底想说什么哎！

柳树树又继续说，第三天，这则“联想”新闻居然变成了：“我校汉语言文学学院王教授苦练气功四十年，于昨晚变成一只老鸭婆！”

这次的笑声，是足以掀翻房顶的了！

我笑得东倒西歪，
差点倒在阿呆的身上。

教室里所有的人都
和我差不多，惜城一边
笑一边擂着桌子。

这时，我又一次听见
阿呆说：“校长哦……”



说时迟那时快，有个人突然冲进了我们教室，瞪着
讲台上和我们笑成一团的柳树树。

我呆了——

那不是校长大人吗？

我们都很久没见他了耶，上次还听说他出国参观了。

柳树树看到全班都安静了下来，大概也意识到了

哪里不对，就转头看了一眼，这时，他看到了校长。

我握紧了拳头，不禁为柳树树捏了一把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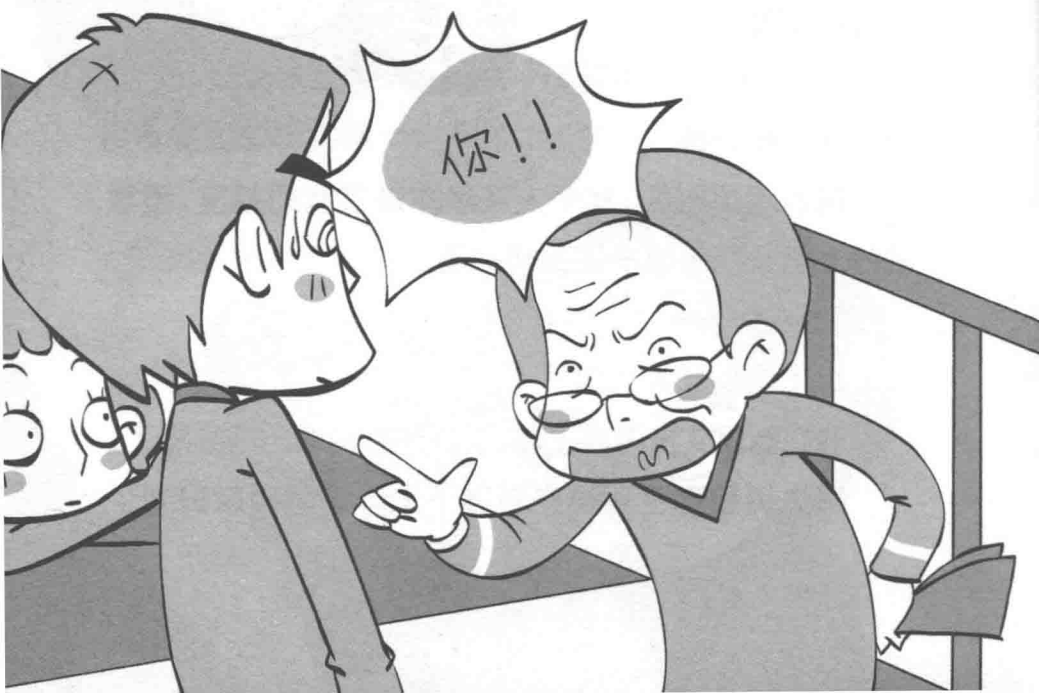
“全校都听见了你们这个班在喧哗！”

校长瞪着我们，气哼哼地大叫起来。

“你！”

校长突然指着讲台上的柳树树，眼珠都要凸出来的样子，好凶！

柳树树用平静的眼神看着校长，脸上居然还带着一丝去不掉的笑容。



我们全都变成了木头——傻傻的木头。

接着，失去理智的校长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只见他冲到柳树树面前，一把揪住柳树树的衣领，咆哮着把柳树树推到了教室外头。

“你给我老实在这里站着，还要写检查！”

校长狠狠地训斥着柳树树。

我斗胆扫视了一下教室，哇，每个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像是一百只灯泡在教室里闪亮着。

我没忘记透过窗户去看柳树树——

只见他用无辜的眼神看着校长，任由校长唾沫横飞地训斥他。

“哇，怎么会是这样的啊？咪咪，我快要疯了。”兔子终于回头对我说了一句话。

“校长简直气疯了，居然对老师也……”

我刚嘟囔了半句，就噤声了，因为气疯的校长再次进来了。

校长站在讲台前，对我们进行了一通训话。最后，他停顿了片刻，终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啊？”

大家面面相觑，一个个表现出心惊胆战、意识模糊的样子。

“校长！”

这时，谁没想到的是，阿呆站了起来。

“校长，可以让我们的老师进来了吗？”

阿呆用他一贯慢腾腾又冷静的声调说。

教室里五十双原本因为意识不清而茫然的眼睛，唰地亮起来，都期待地看着校长。

“老师？谁是老师？”





校长眨巴着眼睛，看看我们，又看看窗外的柳树树。窗外，站得笔直的柳树树，依然笑眯眯地看着校长。听到校长的问题，他举起一根手指头，对着自己指了两下，好像在说：

“我就是啊！”

我们终于看到校长抓狂的样子……



(减压指数: 😊😊😊😊😊😊😊😊😊😊)

(减压指数: 😊😊😊😊😊😊😊😊😊😊)



期末考试前夕,谁都无法说笑了,每个人看起来都像
是梦游症患者,神情迷离,精神恍惚。

昨天刚考完历史、地理、时政等“副科”。

紧接着,就是令大家最紧张的语、数、外了!

虽然是午休时间,但大家都很安静地坐在教室里
狠命看书。

我正在看数学测试卷子,仿佛听见同桌阿呆在不
停地嘀咕着,像念经一样。

“这家伙不会是在背数学书吧?”

我思忖着。

以前阿呆干过这么搞笑的事情——临考前不知道怎样复习，干脆把数学书拿出来，像背外语那样背一遍。

“阿呆，你在念什么经啊？”我小声问阿呆。

“喔……”

阿呆仿佛吓了一跳，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我是在做祷告哦！”

“那就替我也祷告一下吧。”我悻悻地说。

“你要祷告什么？”阿呆瓮声瓮气地问我。

我有点奇怪地问他：“那你是在祷告什么？”

“我在祷告，让伦敦成为丹麦的首都。”阿呆盯着自己的桌子说。

“咦？”我奇怪极了。

“昨天地理考试，我把伦敦写成丹麦的首都了。”

阿呆愁眉苦脸地对着桌子说。

“嘻嘻——”我一听，忍不住捂着嘴巴笑起来。

阿呆这傻瓜见我笑他，居然也嘿嘿地兀自笑起来。



忽然，寂静的教室里响起一个响亮的声音，那声音宣布说：“大家注意啦，阿呆的梦中情人——驾到！”

说话的就是坐在我们前排的惜城。

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惜城调动了起来，齐齐地望着门外。

只见门外仿佛真的有个人影，在教室前门和后门之间徘徊着。

因为是冬天，玻璃窗都紧闭着，而且，玻璃上的雾气使得我们看不清窗外的情景。

大家都热烈地议论起来：

“哎，阿呆的情人，个子好像很高耶！”

“是啊是啊，起码一米八。”

“不会吧，居然比阿呆高那么多啊！”

“可能是模特儿！”

“那不比阿呆大了吗？”